



東漢書疏卷之五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順帝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尚書僕射

諫立后不決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
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
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任筮
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

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密簡求有德德同以年
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
以焦心冒昧陳聞

駁議察舉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
書駁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
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旣
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云天難謚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
向定制六竒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甘竒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
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
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
章便利未明衆心不馱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

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朱穆字公叔暉孫尚書

疏除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重且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于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

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虞詡字仲卿陳國武平人尚書僕射

上書自訟

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

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

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今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疏復西羌

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

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郎顛

字雅光安丘人郎中

論災異

順帝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

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具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

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灾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旣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頊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
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
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
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
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
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
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踈小綱數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
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
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
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條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
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
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
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
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灾

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
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
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神聖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
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
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
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
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脩飾宮室其時旱其
灾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
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

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
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灾必當
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求念百姓之勞罷將
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
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膏沴
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
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爲實清濁爲
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
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

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之義時有不

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

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
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
復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
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
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
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
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
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
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
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
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
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
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
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
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
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
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
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

言比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盖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

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

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
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祇祥未盡君子思
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
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
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
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
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
知厝身臣聞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攻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

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

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
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
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
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
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竒穉齒化阿有聲
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
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
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復條陳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
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
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
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
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
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
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
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
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

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

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石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

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申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殺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臣聞子縣子曰為之徒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人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
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
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
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
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
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灾爲其方也
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
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鼎鑊

張綱

字文紀皓子
廣陵太守

諫縱宦官

綱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
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
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太漢初隆及中興之
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

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奏誅外戚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兔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患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

上書陳事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太位必先

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

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

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

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

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

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

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

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

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

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

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

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疏闢圖緯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知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

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

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
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
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末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王版或者至
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
爲證驗至於末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
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
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
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
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
典籍無瑕玷矣

史敞

上疏薦胡廣

時陳郡缺職尚書史敞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
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
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
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
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

家不矜不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
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
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
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
所勸仰

左雄

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尚書令

上順帝疏

臣聞之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
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

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
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
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
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
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

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
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
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
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
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
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

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
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
相望與同疾疚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
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
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
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
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
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

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
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
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
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
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
世不刊

諫封阿母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
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
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
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
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
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

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
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
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
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
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
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
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
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

周舉

字宣光汝南汝陽人

災異對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
請雨又下司隸禱祀名山大澤詔書下策問
舉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
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
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
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寬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
郡人弘農太守

上書求自効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昔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憎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三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賢良方正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

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始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函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

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

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惜失守言不盡心平羌疏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刺交州賴史牽顛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兵將也言若求書不如郡守奉法使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上書自頌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

東漢書卷之五
三十一
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
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
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
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
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旣無它私惠而多
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
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
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頌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幸蒙
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
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故聽以片言自及微効然北方先事庶免
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
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
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
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
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得失對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使從福神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昱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香之子司空

疏行籍田禮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

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補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

對爲政所宜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垂則崩震爲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

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史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
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
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今
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
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
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
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
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
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
專摠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
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

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
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
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
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
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
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
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
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
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
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
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
化導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
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
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
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
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
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駁議大兵遠發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
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
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
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大將
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
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
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

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千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

杜喬

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太尉

諫封無功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王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東漢書疏卷之五
五十一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
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東漢書疏卷之五
終

程